

在 Café 遇見的五個「眾」了「獨」的人

採訪/整理: 海榮/Chris/李嘉言

有時覺得,「獨立」這詞實在被人們濫用了,情況就像現在人人也說「集體回憶」般煩厭。口號易喊,掛羊頭賣狗肉的人有很多,但知道當中意義的又有多少人?打正要聚眾、推動獨立創作,把創作帶入生活的免費刊物《眾獨》,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?今次訪問請來了五位《眾獨》的編輯 (Kevin、阿 Jan、「女巫」、「阿摺」和「阿倫」),他們會談談怎樣透過出版,實踐「獨立」的理念,也分享了獨立出版的苦與樂。

訪問在旺角一間 Café 進行,不說不知,原來 Café 是《眾獨》成員工作的大本營,十期《眾獨》的題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「傾」出來。沒有固定工作間,沒有充裕資金,出版《眾獨》全憑成員們的熱誠,「最緊要有 Heart」。

《眾獨》的故事,始於 2005 年秋天的一次畢業禮。

由聚眾創作到「獨」發

原來 Kevin 和阿 Jan 都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畢業生。這幾年來, Kevin 都有參與獨立劇場表演,發現這些團體要得到傳媒的關注有一定難度,心想如果有一個媒體,可以介紹這些團體,推動創作就好了。學期完結,就在畢業禮上, Kevin 煞有介事地向阿 Jan 建議合作搞一個推動文化創作的平臺,問阿 Jan 會否有興趣參與。

怎料阿 Jan 以為 Kevin 只是說笑,不以為然下敷衍了幾句便算,到後來他才發覺 Kevin 不是空談,於是雙方都拉攏好友、舊同學、同事相繼加入「聚眾創作」。Kevin 和阿 Jan (筆名水月一),加上「女巫」、「阿摺」和「阿倫」,加上「毛惠人」(缺席),組為了眾獨的創作班底。「因為大家都是朋友的關係,所以大家都好 Appreciate 這件事,於是便一呼百應了。

去年四月,網路版《眾獨》推出,打著「跨越獨立,聚眾創作」的旗號,內容覆蓋劇場、文學、音樂、電影各類藝術創作,以推動獨立創作為目標。取名眾獨,獨立固然是指獨立創作,而「眾」為「眾」之簡體字,形象是三個人一起,代表群眾,也表達了獨立創作從不孤獨;「眾獨」兩字,一簡體一繁體,代表創作的包容性,不論是來自兩岸三地或不同國家,都可以互相交流¹。

¹ 有關《眾獨》的成立和理念,詳情可見網頁: www.3man.hk

當初《众獨》成員走在一起，只想到以網站形式開始，當初沒有想過做印刷版的。後來為了讓更多人能夠接觸到《众獨》，於是這班各有正職的「众獨人」，決定了用獨立出版來將《众獨》「發揚光大」，要在忙得透不過氣的上班、上學生活外，定下用 30 天辦成一本免費雜誌的目標。

一手包辦的獨立出版

何謂「獨立」？最重要還是 DIY (Do It Yourself)，不需假手於人。

去年十一月《众獨》正式出版，每月一期，印量三千，單是印刷費已過萬元，全憑眾獨一班編輯夾錢出版。更何況眾獨是免費派發，他們又如何維下去？

「好在開支不是天文數字，現時我們還應付得來。而且由寫稿到美術設計都是自己身邊的朋友，大家都是「拍硬檔」，這一來減省了開支，最緊要是大家都很樂意做好這件事，每人都不介意犧牲一些私人時間去搞好雜誌。」

但畢竟獨立出版遇到最大的問題，就是經費問題。

「現在我們也有一些廣告收入，是來自一些創作團體的，不過收入不算穩定，現在我們會想想方法維持下去，希望《众獨》可以能夠維持得持久一些。」雖然現時有廣告收益，不過他們強調眾獨不會因此改變編采方針。「獨立出版有自己的編采方針，一切運作都是獨立的。即使現在《众獨》有廣告，都不過是提供版位給人們作宣傳，不會干涉主權。要《众獨》改變編輯方向？除非我們將整份雜誌賣了給其他機構吧！」「阿摺」笑說。

由出版到發行，都是由一眾「众獨人」一手包辦。每月初，他們會身體力行地，捧著一迭迭新鮮出爐的《众獨》，派送到全港多個索取地點，包括了書店、唱片店、藝術空間和大學校園等，目的是為了想更多人可以更容易拿到這份刊物。

雖然他們各有正職，平時工作也很忙碌，不過他們都很願意「做好呢本書」。「既然我們選擇去做，就要做得好，這就是我們的責任。」

我有我風格

目前《众獨》的文章以採訪報導為主，間中亦會收到創作團體的電郵「主動報料」，而評論的稿件也愈來愈多。

不過最能夠代表《眾獨》風格的還是專題部分。

翻閱《眾獨》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每月都有一個主題，但有別於其他雜誌以人物或事件為本，《眾獨》通常會就一個概念作出探究。例如在創刊號，就以「資訊爆發下的文化中介人」為主題，這樣的構思，鮮見於其他文化刊物，也許這就是《眾獨》的風格。那麼，《眾獨》的主題是怎樣走出來？

「我們每月開一次會，出了一期就開，傾下一期的內容，然後大家會研究主題怎樣出來。主題通常都是我們胡扯一番後，誤打誤撞出來的。有時，那位成員的腦海想出了什麼概念，那人便會在下一期會負責寫多一點。」

談起選擇以「文化中介人」(Cultural Intermediaries)等作為題材時，既然 Kevin 和阿 Jan 都讀過文化研究，選擇雜誌主題時會不會和文化研究扯上關係？「我想是巧合吧，我們不會刻意做一些文化研究的東西。我們這裏講集體創作，《眾獨》是每個人撞出來的火花，不只是我的聲音，各人也有。幸好我們來自不同的背景，可以互相審視題材，也能夠互補不足。」阿 Jan 說。

「獨立不需多計算」

《眾獨》已經出版了十期，間中也會收到被訪創作人的回應，或者是讀者的回應，而有些事情更令他們喜出望外。「當我們知道臺灣有書店寄賣《眾獨》，我們真的很興奮。以前怎會想到《眾獨》可以在那麼遠的地方出現，這不是事先可預計的，只是幸運地遇到某些人、某些機會，便能把我們的作品推廣出去。」

Kevin 表示，讀者的回應已經是他們想要的東西了。然而，他們並沒有計畫去讓《眾獨》在社會上得到更大迴響。「其實所謂獨立精神就是當你選擇去做的那一刻不要想得過份周詳，而不是要衡量有什麼回報才去做。獨立就是需要行動，在香港這個商業化社會裏，好像所有事情都要計算得清清楚楚，預期有什麼回報才去行動，但我覺得有些事情應該做就去做，不需太計較。」

「現時我們沒有抱太大的期望，只是每行一步，才會想想下一步怎樣做，慢慢改進自己。現在雜誌只是出版了幾個月，仍然是比較短的時間，所以我們會一邊做一邊摸索，當然我們也想做得更好。」

「獨立出版不會以賺錢為目標，也不需要想得太龐大。我們現時只會想《眾獨》會在那些地方擺放，或者看看有什麼 Feedback 才會想下一步。」一直沉靜的「女巫」說。

在最壞的時代豁出去

在一個商業化的社會裏，經營文化藝術雜誌儼如「死路一條」，有的出版了好幾期便停刊，有的像《年青人週報》、《音樂殖民地》等維持了很久，但它們最終還是倒下了。不過所謂「一雞死一雞鳴」，仍然有不少有心人推動獨立出版。

近年來，獨立出版市場出現「小陽春」，《月臺》、《字花》、《Am Post》、《眾獨》等刊物先後出版，加上一些主流的雜誌如《Milk》、《U Magazine》也有文化藝術的專稿和報導，彷彿出現了一股「文化熱」般。

「又不可以說是一個文化熱，但我想越來越多的文化刊物出版，可能和回歸十年有關係，現在人人都講本土意識，出版市場而需要一些地道的東西吧！加上現今經濟好轉了，可能人們有些多餘錢做一些「多餘」的事，以前人們會比較計較，算過度過才會做事。」「女巫」說。

Kevin 也補充了幾句：「現在人人都講文化，近幾年有很多人講，我覺得和西九發展有關係。現在的商業機構覺得文化有利用價值，所以你會見到商場會搞藝術展覽，而不單是藝術文化人而是其他機構搞，這是回歸以前很難看到的。」

阿 Jan 指出，香港從來不是沒有有心人搞獨立出版，只是他們的力量有不夠大，因為這些刊物有各自的讀者群，各有各做，凝聚力比較散。近兩三年好像多了一批人搞獨立出版，不過，他卻不認為情況改變了很多。「周圍的人講起「文化人」就會想起梁文道等 Icon，那麼其他人又如何呢？」

前景雖然不明朗，但他們仍然選擇豁出去。

「我們看事物總不能過份悲觀，反正所有事情都有終結的一天，一本刊物始終有停刊的一天，那麼我們是不是預期會出現這種情況就什麼也不做？我想這樣會很灰的，為何我們不趁年青時做一些事情呢？我覺得應該要做的就去做，而不是辦了幾期就算。」阿 Jan 說。

推動創作融入生活

「《眾獨》不只是一份雜誌，或是一個集體，我們想推動創作。」

創作源自生活，「眾獨人」最想《眾獨》成為一個將創作變成大家生活中的事情的平臺。

創作並不是高不可攀的，也不是一種特權，因為每個人在生活中會不斷創作。人們常常以為藝術創作是很高層次，把它搬到很高的位置，然而一眾獨人就不想這樣單一的看事物。「前陣子我們參與荃灣老圍的才藝展，這是透過藝術創作方推動社區文化的計畫，我們才發覺創作原來可扮演更多的角色。創作其實不是很遙遠很複雜的事，任何職業任何人也可以創作，創作不只是藝術館裏的東西，而是屬於每個人，沒有人有專利。」

然而，在香港推動獨立創作，似乎空間有限。對此，Kevin 有一番見解：

「我覺得要有更多人做這樣的事。在商業化社會我們常常被形容為經濟動物，所以就好像我們什麼也不需幹，只顧搵錢便算了。如果你覺得這是對的，即是代表你認同了這一套意識形態，那麼空間就會更細。」

「阿擗」也說：「空間是要開拓的，而不是固有的，我想眾獨就是這樣的一個新空間，在主流觀點以外發表屬於我們的聲音。我們總不能蹺起雙手什麼也不幹。」

展望將來，「眾獨人」說他們也有一些新的計畫，不過還是處於很初步的階段，有很多尚未實行的意念。至於《眾獨》的內容也可能會調整，並加入更多新的元素。

不過，他們還是肯定地說：「無論將來《眾獨》的內容怎變也好，我們的方針都不會改變。」

我們經常聽到周圍的人大喊獨立精神、說 INDIE，但真正的獨立精神，就是需要行動。